

田間文集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傳

鄧志冲傳

公諱斯薦字志冲沙縣荆村人荆村之鄧世有令德顯人自某世祖徙居歷堡贅於李因冒李姓凡六世及葉城尉桂崖公始復姓鄧桂崖公爲臬掾家於廨臬使者一夕見廨中火光起急詢之寂然詰朝問知掾生子心異之卽公也公生而穎異過人稍長日誦數千言初名存讓應童子試受知司李余公爲改今名十九補邑弟子員鄉里爭以大物期之意不屑也桂崖公任俠不治

生產自棄城歸家益貧朝夕惟恃公筆耕以給是時公
年未及壯教授里中治舉子業者皆從之學其設教甚
嚴以品行爲先不專事讀書也每讀罷輒召聚一堂談
說古今忠孝廉節及里中先世諸由勤謹興由放侈廢
者以示勸警率夜盡三鼓始寢晨辨色而起以爲常然
公皆身先之諸弟子習而安焉以故出公門下者多力
學篤行動有禮法用乙牘明經起家者比比桂崖公捐
館時公適以試事在郡弗克視含殮終身痛之每逢忌
日時節或出弔喪家感觸長號泣血伏地不能起與兄
存謙友愛謙尤貧公歲得館穀輒分給之終其身怡怡

然相對也有從兄存誠嘗客死粵東公匍匐走數千里收其骸骨歸公律身莊與人處一飲以和鄉里皆愛樂之家故無餘錢里有急貸諸公卽罄所有以應公時乏絕有貸里人亦無不應也有偷兒夜入其室執之里中兒也因密贈以金教以手作偷感激卒爲良民生平無他嗜好唯讀書徹夜歷寒暑不輟會除夜終歲鹽米之需悉貸無以償猶手不釋卷或怪之笑曰惟此可以解憂耳公次子可權與子友爲予言生七歲時兄纔九歲公攜入塾同寢卧天未明卽令與兄背誦日所讀書著腹上爲之講解既長督課益勤凡口授指畫無暇晷已

見二子學且就適益寬假之令率已意以談嘗與歡笑
彌日不復向時拘檢矣可權旣領鄉薦公猶授經每父
子兄弟問難一堂互爲師友誠至樂也公配魏夫人賢
能成公志徐某妻與夫人同出於魏徐艱子子生多天
公憂之與夫人計俟徐氏產得雄卽抱以歸夫人親爲
乳哺旣大與可權昆仲同入塾就學門內外悉不知以
爲公眞有三子也婚冠旣畢徐歿始告以故令歸徐今
徐氏子孫頗盛皆公與夫人成之也公晚年待二子益
慈二子亦以孝聞家庭間率無長物每可權遠近出卽
公爲治裝迨歸有廩悉納之公其兄出亦如是凡綦履

襪線之需皆取足於公子弟不知私蓄一錢卽公家教可知矣公長子可第貢士次可權乙未進士諸孫某某其幾人皆能世其學

論曰沙邑固多賢者在宋爲節義道學之區其最著者陳了翁鄧栢閣諸君子了翁立朝大節凜然及考其家法會食有問戲語有責何其嚴也鄧先生之教家其猶有遺風與先生旣道明德立卒以教授老無所表見於世世咸惜之而次公可權自孩提奉先生訓至老目不讀非聖之書耳不聞畔道之言一何幸也旣博一第雖未服官然鄉里稱其節槩卽緩急恃賴之設使遭時行

志其成就豈出前人下哉不可謂先生學之不效矣

孫武公傳

自甲申國變以來海內士大夫義不負國而死者指不勝屈而江以南尤盛至於江北數郡死者寥寥吾邑素稱節義之邦獨能慷慨死不悔者一孫武公耳武公孫氏名臨字克咸少司馬魯山公介弟而方中丞仁植公愛婿也資質明慧於書傳略一涉獵卽解大義娓娓談說或措之筆墨皆已成章尤工詞賦著作盈尺今存者大略齋我惺集楚水吟諸藁是也爲人風流俊爽曉聲伎吹簫度曲間游平康里卽人人得孫郎一顧爲重克

咸亦遂以是沾沾自喜內兄方密之嘗語之曰孫郎才
致絕人而溺志於此終不能有爲矣克咸聞之夷然不
屑也是時寇氛初熾雲間夏瑗公陳大樽徐復菴輩起
爲古文詞講求當世治亂禦侮之略著爲兵家言克咸
心好之遂談兵於騎射擊刺之事無不習也亦無不自
以爲能也同人皆竊笑之克咸時亦自笑克咸與人和
易曾無疾聲怒色以盛氣加人或時作謾語人質之亦
一笑而已顧性倔强不肯下於其素所不能者必強曰
能之旣思有以信已說而陰致力其事久之而不能者
亦竟能之一夜酒酣談時事慷慨激烈引一指然燭上

自誓不滅賊者有如此指遂改字爲武公金壇蔡生者以千斤力聞造君君出其所引角弓令生挽之生面赤喘息終不輟歎曰弓力過強非所用聊試我耳武公就其手取而挽之一引遽滿開合如意者數色不少動生大驚以爲神武公自是常衣短後衣騎生馬左右箛箠挿弓矢帶刀作邊塞健兒裝見者不知是儒生也會仁植公開府楚疆屢與賊戰武公常雜騎士中躍馬深入爲諸軍先時於馬上賦詩爲樂今所傳楚水吟半爲軍中作也已仁植公被讒下獄魯山以少司馬出督師宣大邊事孔棘且請病移書武公戒勿妄談兵武公意稍

沮益縱志於狎邪游是時吾鄉人士大半避寇白下終
日燕游武公有所暱妓常大雪中挾之往游鍾山下與
其內弟方直之戎服驟馬過通都避不及者或至顛仆
妓紅袴襦圍紫貂扶坐馬上抱琵琶以從諸子不能騎
者強予之騎前騎騁後騎亦縱騎者危慄震掉欲墜以
爲笑樂既至就梅花前耀瑜席地下馬踞坐置酒聽吳
兒弦曲數闋終乃舉觴政妓爲紉苛罰百出皆盡醉極
歡復馳而歸予心竊疑之此塞上行樂圖今吾南人樂
爲之殆將爲之兆乎明年與予同客西泠君游不得志
意興大減六橋粉黛未嘗過而問也一日偕往天竺過

飛來峰與人導入村店小飲見有當壚者心動遂罷天
竺游盡其杖頭錢買酒大醉各題詩二首壁上抵暮乃
還後人有至者覓所題詩則已剗削漫滅盡矣人怒曰
此二名士也所題詩柰何剗之可亟堊壁我拉兩君來
重題其上於是予兩人再往壁果堊當壚者出妝盆靚
殷勤勸酒中席酒家奉筆硯就壁請爲題前詩一老翁
進曰以兩君才前詩不足錄請更作新詩限重游飛來
峰五韻各成七言近體將以困之也於是和墨濡毫斟
巨觥以待每篇飲一觥五酬而詩竟酒皆猶溫然時已
醉甚亦竟不能題壁至今思之固一時之雄也今且四

十年武林人猶相傳以爲佳話君在西泠意常不樂頗有怪夢心惡之爲文以紀其異又感慨時事每夜輒悲歌抵足淡談往往欷歔泣下予心怪其有異於常嗚呼詎知有次年三月十九日之變哉天生志士意氣與國運相關幾之先動非偶然也南渡立國奸人柄政專以報怨爲事中丞及司馬公皆將不免吾黨半遭羅網唯武公超然獨全由其夙昔持論平恕與人悅豈不爲小人所淡嫉卽奸人亦無所切齒於君也乙酉夏鐵馬渡江三吳鼎沸予依家仲馭於武水武公方避地雲間與陳大樽徐復菴謀舉兵仲馭亦聚兵吳東遙爲聲援其

年秋子過雲間遇君於黃禎驛中丞舟次陳徐二君俱在君聚米而談指掌陣圖一坐傾聽間出木牛流馬式放著平地能自轉運動移見者益喜凡陳徐向所爲兵家言者君皆一一親習其事轉以詰兩君茫如也故兩君益心重君以爲是真知兵者未數日松江破三吳兵散子泛宅汾湖將與仲馭由震澤入新安武公與復菴適至遂聯舟同行至震澤之明日猝遇游兵仲馭死焉子合室遇難君亦失其一子是時入新安者改從太湖取道孝豐君挈家隨以去而子方收殮亡者屍君就子別訂子續往與執手大哭淚盡繼以血吾向時不數見

君出淚何哀之甚也嗚呼豈知與子遂從此永訣哉已
子事竣亦從問道至孝豐居停壁上有大書某月某日
孫某過此蓋以爲子後來者導也筆痕墨蹟淋漓如新
傷哉此後亦不再覩君手書矣是日聞新安陷子改道
入閩君遂從新安下嚴灘將往依魯山魯山方奉太夫
入避地台州會原任蘇撫楊文驄盡室南奔募兵龍泉
山中素善君以書招之君遂入其軍因上書閩中言關
外情形甚悉特授副使監文驄軍事是時行在延平子
爲郡理被檄行屬縣君疏至與授官本末皆不及知丙
戌七月江東破貝勒乘勝取閩文驄聞風先入關君亦

隨之行文驄姬妾多舁肩輿者百數十人日行十數里至浦城界兵追及之君知不免與妻方孺人訣曰吾同楊君舉事義不令楊君獨死汝自爲計覓路歸報太夫人可耳騎至問君爲誰君抗言曰我監軍副使孫某也遂縛去與文驄同死橫屍道傍土人因就其死所合瘞之剝大樹表其官爵姓氏於上孺人從一老姬匿草間轉入村家以聞諸令令固素知中丞公及少司馬者齋之歸里於是其兄子仲衍走閩就土人所表大樹下求屍得之屍已毀存者骨耳兩人骨不復可辨遂併裹之以歸合葬諸城外楓香嶺如君之死可謂不負其志者

矣與君同志者如陳大樽死累數十人今止存一孫耳
徐復菴棲海上十餘年生一子身死其子扶柩歸予哭
之慟未幾子亦死與夏瑗公俱歿然無嗣君二子長中
礎倜儻有父風次中岳失去十餘年矣一旦從其乳媼
自閩中歸歸能讀父書有志氣絕意仕進有孫十餘人
家僅自給較之雲間三君子則天於君爲獨厚矣吾與
君以崇禎壬申論交年皆纔二十餘君長子一歲耳交
十五年而君死於難死時年三十六又三十六年而予
特紀其與予十五年中游處憂患之事而爲之傳

論曰賢者誠重其死與人死談何容易桓範之於曹爽

羅企生之於殷仲堪亦各自行其志耳文驄固奸臣馬士英戚黨講聲氣善書畫爲一時名士所稱顧志在聲色貨賄因時竊節鉞擁重貲昇姬妾以自隨其募兵志在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武公之爲也嗚呼武公無尺寸之勢足以自樹特藉資文驄將以爲其所欲爲也不幸不能有爲遇難而毅然稱官爵以就死其死爲不苟矣

陳朗生傳

陳朗生名昉樅陽人家世業儒朗生孕十四月而生少負奇氣岸傲習舉子業非其好也旣試有司不得志益

務博覽飲酒自適意於詩好李長吉徐文長於文喜李
卓吾諸書然亦隨其意興涉獵而已不竟讀也喜爲詩
多自撰造不入常格亦不以示人宅故倚山山石巉峭
塊然壓宅而踞其左君毅欲鑿去之鑿十三年而塊然
者悉破除鏟平半壁削立因其方廣構軒曰石舫內供
魯仲連李太白元次山黃山谷王文成五先生山谷則
土人相傳宅後山爲其讀書臺要無所據其四先生出
處學術固不同不知君何取而合供之一室也自石舫
循半壁上有屋如巢曰舫閣閣中見江及江南諸山色
焉閣後爲浣齋以課子而江以益廣山以益近君每憑

檻顧望而大樂之而君之家以盛矣浣齋者惡市俗之
塵汚人也而市人亦罕與君交每被酒嫚罵不休人望
而避之目爲酒狂家旣中落顧好客客益盛時特置酒
石舫召妓佐客觴流連日夕皆罄產稱貸爲之以是益
貧其所與游者旣得志則謝絕不與通饑寒困頓終無
所干謁人或謂之則曰非有所嫌但性不喜與貴人接
耳所居屋盡質與人儋州守蕭君爲贖回君亦不拒蓋
僅事也君爲人徑情直性不沒人之善亦不能掩人之
惡其罵人也無有宿怨但酒後人有觸之者輒罵以是
人亦不淡怪但謹避之而已崇禎壬午秋流寇奄至君

方飲於下市酒酣或告曰賊至矣則大罵賊至始奔回
家人業已避賊先去君被執至義津橋使負擔不勝砍
之仆地死猶背刺十四鎗砍未殊賊去復甦自顧頸血
滿地成塊撮而啖之後賊至佯死有二小賊見之曰此
血黑冤血也又視之曰陳先生也試喚之若能款猶可
以活因連喚陳先生君微款喜曰可救矣爲合其頸取
汗污瓊帽燒灰傳之上下縛定扶起捧其首掖以行行
至楊老媼家以所掠簪珥絲象雜物給之屬其善視陳
先生也媼視惟謹已稍愈昇歸卒不知二小賊爲誰氏
子方賊大至時人去盡獨有老媼在家不去可怪也既

至家故居盡燬瓦礫滿地卽其地遽廬卧焉是時賊去諸子初避賊返朝夕不給孺人出行汲於水側得金數錠以歸皆黝色似甫出土者公叱之問所從來具以告急命諸子隨孺人再往復得若干於是諸子於瓦礫中梧鼎炊胡餅日鬻錢數千食飲以足益求醫藥調治創漸合平復如常噫嘻君死而不死乃重活四十餘年更於廢址次第結構稍復舊觀斯以異矣人初聞君遇難謂君性怪僻故遘奇禍已見其死而不死則以君平生熱腸好施得報也君嘗見有人被誣爲賊者其人實非賊須賣婦償所失乃得免君慨然解囊如其數償之婦

得不去同里生負博錢謬以他故告急於君君方罄產
餘三十金卽持付之生以償博逋竟負君君亦不問院
人范生於通市遇糴時犯禁出爲市人裸擊幾斃君以
歸爲衣襦食飲之事解乃令去其急人難如此然君非
有心要人感激值其血性偶動則爲之亦不常爲也樅
陽故有上下市橋以通相傳橋畔有怪日落輒出魅人
君嘗飲下市大醉夜半逃席歸叩門家人見其獨返大
驚問之曰一老人提燭送我來徧覓無有是時市門已
閉久矣又有請乩於陶氏宅者方縱筆忽停訊其故曰
陳朗生過門是人狂生且俟其去又一日醉卧鄰人請

此仙至自書姓名則陳明生也由此數事觀之君不畏鬼神乃爲鬼神所畏又復遊戲鬼神之間豈非真狂者哉晚年貧益甚諸子養必以酒得酒餅掛樹枝上往來過其下輒就樹飲飲醉拾敗葉破瓷片書所得句吟數過棄去以爲常改革後髡頂服古衣冠久之冠服敝甚白髮鬢鬢望見相識者卽引去紙窓壁上徧書爲天下真逍遙更得世間大自在人袁中郎詩句也死年八十一歲臨死自爲墓誌只數語云平生所嗜山水詩酒風月閒靜而已治亂何有哉又自爲石舫喪制誠子孫不得用世俗禮親書銘旌題爲閒翁石舫老人之柩君

於世事既少周旋又不爲身後之名得酒便飲胸中蕭然無有一事可謂閒矣亦惟君自知其閒也有三子長高次瑜次度度有詩名皆能順承父志雖極貧誓守敝廬不去謂先人志在焉爾然皆謹飭類狷者無復父風論曰君固以酒狂稱而自署爲閒翁甚矣君之有得於酒也夫閒非聖人所以訓世而其取諸狂也必曰簡惟狂故簡惟簡故閒觀君之擺落世俗遺棄一切而獨縱意於酒不可謂不簡矣方酒時於時之治亂不問家之有無不問卽酒之有無亦不問至於酒之不問則君之閒也至矣酒後罵人人固不怪然怪與不怪總一不問

也而人因以爲狂君曰吾聞甚此其所以爲狂也歟

陳同人傳

陳同人者樅陽江上人初稱蔡左之聞先君子講學樅川輔仁館與其同舍生從戶外竊聽心悅之忽一日布袍草履直叩吾廬謁先君子執贄請受教焉先君子哀其志爲假館授餐使就諸弟子之列蓋天啓甲子年事也予髮甫燥間竊窺其室終日瞑目危坐一無所爲案上惟莊子一部先輩帖括數篇亦未見其開卷讀也爲文極有別思間作近體詩佳句超然先君心異之然動以古道律人同舍生爭以爲怪予雖少固心知其有異

於人也居久之忽辭去將適越謂子曰吾本潮人世廟
時吾翁從蔡氏舅應募分汛於此土以防倭遂家焉因
冒舅氏姓翁來時幼今年八十餘矣祇記爲台州太平
縣人忘其姓吾將往求之遂去去數月回曰吾求得之
矣本姓陳住太平縣某村吾訪至其地陳氏老人尚有
能知之者爲導吾拜先塋且指吾故居尚存屋一楹田
數畝猶留以待吾翁歸也今吾始爲有姓氏之人矣因
復姓陳名偉字同人人去時所齎錢纔數百文人疑
其冒昧不能達旣返袖中尚有餘錢過西湖買酒斷橋
樓上大醉賦詩數首而別斯以奇矣方是時蔡翁老且

就木以生不知已姓爲恨暨同人盡得其本來以歸翁而後死而瞑目也翁死孝養繼母與兄子素友愛所有產悉付之年踰三十未有室郡中有老儒鄰心易者女嫁不售先君從容謂之曰生得毋可就室乎同人欣然遂贅於鄒生二子然每歲必返江濱故廬侍其母度歲以爲常予嘗歲盡與同人自郡共舟而下過其居於菴中披草而入棘籬茅屋戶內蕭然惟向時讀殘莊子仍塵几上耳家人見予至驚喜出雞黍止宿詰朝拜其母母亦八十餘矣爲述同人家居所以盡養於已之道備甚語訖涕泗汎瀾予然後益信同人爲真古人真孝

子也先君歿同人喪事盡哀焉已歲大饑流寇益熾子挈家流寓白門同人領妻子就母同居母死家益窘迺遠投經於濠得俸數金寄子屬爲轉寄其家時米斗直數百錢度此金達足支一月糧可接麥黃矣而所託非人寄不達竟令其妻子捃摭不給饑以死也傷哉同人依然窮獨叟耳國變以後予遭南渡鉤黨之禍舉家亡命道遇難妻孥沉震澤以死予狼狽流離於萬里外者十餘年始歸問平生故舊知同人垂老補邑弟子員復贅於邑之西鄉訓蒙爲業而同人聞予歸徒步窮日以至鬚眉皓然執手大慟蓋悲予之失志而傷已之晚暮

伶仃也留數日別先兄幼安歿又來自此後遂絕不復
至會予有亡兒之慘其夜夢見同人巾幘如昔時張皇
若避予者既久不相聞問心訝之已有人傳其於風雪
中騎驢陷大澤僵凍不能起遂與驢俱斃不知爲之收
瘞者誰也其可哀也已同人天性至孝不甚讀書而意
思超曠於世俗事一塵不染獨嗜酒醉後輒瞋目大罵
其儕偶醒都不知人或以爲狂至於律身端方正古之
所謂不屑不潔之士而狷者也同人與予共事最久後
同人至者樅陽孫伯聚伯聚爲人端愚嗜學嘗與予讀
離騷及太史公八書徹旦至口誦血不輟其勤力如此

而性膠固不通既娶妻生子以爲非其偶也而去之歲
饑無所歸子伯兄至貧爲煮糜與同舖終不能存活也
又有李仲山亦樅陽人與伯聚先後客于家仲山能詩
善書聲出伯聚上而薦寶不如與于羣從交深于兄若
士爲之續娶已皆失好爲蓼州徐氏客竟孟浪以死徐
氏殞焉兩君皆先同人死獨同人斬然無後悲夫

家韋亭廣文傳

康熙二十五年歲在丙寅貴池學諭蘇州錢君韋亭卒
於官其卒也以修學宮竭心力勞瘁而死所謂以死勤
事者也於是合邑紳士請諸上得從祀名宦貴池自明

季以來學宮傾圯四十餘年至不能陳俎豆君初至愴然以興復爲己任會郡丞某公署邑篆允君請首倡捐助君率諸生多方勸募資未集土木遽興躬自督作不避溽暑廢寢食者累月遂病病中日至工所手畫口授畧刻不離羸瘠已甚役者皆感泣趨事文廟告成人勸且暫緩明倫堂以俟病起君憤曰吾寧死耳役不可緩時已委頓床褥絕無他語惟籌物料計工程諄諄趣役就功工匠聞之爭相勉勵恐負君三月事以歿君令人扶掖出至堂上一觀遂不起君素壯健有精神至是枯瘠狼狽見者莫不悲歎蓋積勞所致也貴池諸生哭曰

先生精力竭矣爲學官竭實爲吾黨竭也先生雖身死不恨而吾黨重累先生而速之死吾黨何以爲心哉皆哭盡哀又池郡公旬之役多派自里甲君悉獨往例給工價一如民間以是人樂赴公功易集故君歿里民亦相語而泣不獨諸生嗷嗷然哭也先是廣文有李鼎袁孟堪者皆以有功學官得祔祀典至是邑士大夫暨諸生上其事郡縣引例以請當事允議依例從祀而其子太學生大鏞乞予爲之傳君名參字介臣韋亭其號也予于君皆出自吳越按世序固屬行也君之先有諱簡者以父官平江買田漕湖之上卜居永昌里是爲漕湖

卷二十一
派及曾大父字藩公始卜居蘇州郡城家世業儒多顯
者君生而資敏有至性三歲朱母事繼母以孝聞終其
身母子相依爲命父病急刲股和藥以進無知者臨革
乃出創痕示其子鏞其隱德誠孝如此少貧力學讀書
徹旦膏盡有老僕私出錢買燭以繼酷暑置兩足甕中
以避蚊喙老僕卧席前伴君讀亦徹夜不寐僕死君歲
時致祭焉年二十餘入崑山縣庠食餼丙午南闈擬元
語犯時諱見擯戊午試北場既得復失遂以歲貢生循
例授廣文得貴池到官著士箴入則語該體要人多傳
誦尤好提獎孤寒時加賑卹有貧不能輸糧而重受累

者量爲代輸每除夜齋厨蕭然念諸生中貧無以度歲者輒給少錢與買米薪歎曰不能徧及也君所受俸修甚廉又好施于學官之役費不繼則舉其室服御所有悉付質庫以是家益貧歿之日囊無一錢上官僚友及諸生共相飲助喪始克舉有七男六女男長者卽繡也次者纔能勝衣長女適張氏餘皆呱呱泣妻盧氏繼劉氏妾潘氏皆有出食指數百去家千里其何以歸家無卓錫地卽歸其何以爲生傷哉然君以一命儒官於職至微死而列諸俎豆君死爲不朽矣子於君屬有宗誼素交好固略悉其本末因鋪請遂据實而爲之傳

論曰以君才美篤行少時勤學不倦人爭以太物相期而所就僅若此豈不悲哉然世之取上第致高位者不乏草亡木卒未數年鄉里不能舉其名氏視君之以一廣文從祀學官名載千秋者其得失爲何如哉士所重者千秋耳千秋之名出自公論爲可重也若夫無其實而有其名徒以氣力情賄得之而公論不與又未可與君同日語矣

家席之小傳

吾家自浙淳安遷桐城之潛漕里歷十數世矣子姓日蕃多不相識認席之與我共五世祖者也席之父素位

予兄弟行有子五席之其仲子也席之名家珍與予同年生所居相距四十里少時嘗徒步橐筆到予家共予爲文思甚苦文成聽閱者可否輒逌然持頤而笑見予文亦逌然不置一語非久復來文以進其爲逌然者如故也年二十三補邑諸生頗講字學審音韻國變後浮沈黌序間嘗負簪行大堤上手一卷吟誦自若兄弟耻之嗚呼此席之所以爲席之與予嘗與無可道人信宿其家講易圖象席之猝出已見與相質難聽者大咤席之亦逌然不以爲意未幾語予兒癯祖曰吾向聽無公講河圖數一以中五爲主乃悟七八九六之成數卽一

二三四之生數惟加中五以成妙在相得而各有合耳
星家從年起月從日起時皆以生數與成數合而得之
如甲己起甲乙庚起丙之類甲於甲爲一己於甲爲六
乙於丙爲二庚於丙爲七俱從有合起推之丙辛起戊
丁壬起庚戊癸起壬之法莫不皆然此說星家所習知
而席之則實由聽圖數得悟亦足以見其能好學深思
矣席之性篤孝母汪孺人病嘗割股和羹以進母甘之
甫就寢夢素位公大聲曰火退矣遂愈逾年始歿居喪
泣血蔬食者三年父歿久不葬信堪輿家言從其徒破
榛棘陟峰崖遍求吉壤費不貲旣得葬家遂以貧不悔

也壬寅春偕諸從請予修支譜譜成參訂家規言多可
采人言其性執拗以予觀之其所持皆正論也家世居
水鄉有楓林圩田數千畝合里恃以爲命席之每倡衆
修築堤障一歲水大至堤平風鼓浪齧堤堤且壞破在
頃刻數千人畢集莫能爲席之直前袒卧堤上大呼曰
願以身塞堤觀者爭救止之不聽久之風息浪亦止堤
以全至今過堤者未嘗不稱席之功歎其勇也予嘗問
其事不應亦惟道然而已三子繼室某氏獨一女乃析
箸投舊宅諸子已獨與妻女別居一宅一夕大醉歸過
危橋失足墜水死死時年六十五或言席之爲人勇決

有膽氣好泥飲每被酒夜獨行不畏鬼物然時時遇見之嘗從雙溪醉歸過大堤見堤畔漁蓬有火往就之其一人歸一人熟眠矣坐頃聞鬼聲自前山沿堤來漸近水門每一聲見眠者脣輒一沸水門故有獨木可過人席之過撤之至是其聲徘徊水門外眠者亦屢欠伸不醒試往架之乃驚呼蹶然以覺語席之曰適夢往前山返至水門橋已徹候之良久始得過席之次日語其歸者曰予所見如是汝之侶將死矣盍遲遲往毋爲累未數日其人果沒水死又嘗見已牛歸曳一繩牽入欄繫之次早有人送牛至曰君家牛昨夜忘收我爲之收今

送還席之曰非也我牛固歸我親繫諸欄同往視之欄
無牛送還者實其牛也踰時牛病死牛亦有鬼哉所說
怪事甚多然席之曾未一語予也又言其死也去所居
宅纔數武次早人見之猶植立水中不仆面有怒色居
人或聞中夜有喧擊聲視泥中蹂踐有迹蓋與鬼鬪而
死云以席之平生孝友負正氣直性言論不欺卽陷泥
淖中醉不能起凍而死耳豈有鬼能死席之哉諸如所
傳吾固不之信也

論曰漢時河決金堤東郡太守王尊止宿堤上願以身
塞金堤水盛堤壞吏民奔走叩頭救止尊立不動而水

波稍却迴朝廷壯之宋蘇軾亦嘗踵行之以係徐州彼固有官守也若席之何爲者哉當數千人莫知所爲之時獨奮五尺之軀毅然爲一村與河伯爭意氣激之使然也則猶有先武肅王射潮之餘勇哉卽此一事席之足以傳矣

髡殘石溪小傳

丁戊之間予僑寓白下從胡處士星卿時過長干脩藏社社主松影去楚有石溪代領其事每予兩人至則相與劇談出茗果留坐竟日以爲常師與子同年生頽而哲頭白如雪冬夏一禿頂身臂少受寒濕時作痛甚厭

苦之因自號髡殘天姿高妙見解超然當海內棒喝交
馳之時所過掩耳疾走時有吟誦都不入格一言半句
往往出人意表間以已意作山水人物脫盡常蹊吾嘗
謂石溪自成其詩自成其畫亦自成其禪也性卞急不
能容物顧喜予率易予每見輒縱談諧謔雜出無所隱
諱嘗語予曰某公爲文句句要人不解予爲文句句要
人解可喜也有楚大夫以方外游公卿間氣甚盛遇予
於師坐間予避去其人問知爲予訝曰吾耳西顧久直
如此人耶師曰此其所以爲西顧也一日同蘢溪及予
同赴城南齋予亦僧服過小巷有壯婦塗粉狼籍叉手

當門目之既過師字予曰世間有如此穢物人偏好之何可解也予嬈之曰我過未見有物汝何自獨見之師指罵曰忒欺心三人相與絕倒大笑嗚呼其一時情事聲容猶宛然在也浮山山足斧公爲公狀曰師武陵劉氏子母夢僧入室而生師稍長自知前身是僧出就外傳竊喜讀佛書里有龍半菴儒而禪者特奇愛師一日聞誦怡山願文正心出家童真學道卽痛哭請諸父母求出家不許有來議婚者卽大罵絕之崇禎戊寅師年廿七矣自念居家難以脫離一夕大哭不已遂引刀自剗其頭血流被面長跪父牀前謝不孝罪父知其志堅

且業已剃遂聽從之龍先生聞之大喜曰此大丈夫事
不可小就教令看話頭有省益令游江南參學至白門
無所遇遇一老髡問師出家始末言與已同但已得雲
棲大師爲之剃度師因請大師遺像拈香遙禮爲師老
髡與議名智果蓋雲棲派也旣返楚卜居桃源餘仙溪
上龍先生晝夜逼拶久之忽有所觸心地豁然遂成無
事道人師生平未有師承世出世間所以成就之者龍
先生一人而已甲午再來自下遂駐錫長干戊戌往謁
浪杖人於皋亭一見皈依易名大杲明年杖人示寂於
天界師自祖堂奔赴諸弟子以杖人親書法偈及竹如

意遵遺命於龕前付授師拜而藏之不啓已納歸青原
終不受師在祖堂與諸髡不合有爲捐資搆大歇堂以
居師者師謝以偈曰茶蓼生來都喫盡身心不待死時
休借他兩板爲棺蓋好事從頭一筆勾疾革時語大衆
死後焚骨灰投棄江流衆有疑色師大叫曰若不以吾
骨灰投江者死去亦與他開交不得衆遵命舉火後函其
師在大歇堂盡出其生平玩愛古銅器以已意命工寫
佛出山像高數尺一火而就妙好端嚴親書一聯云刻
盡心肝博得此中一肯留些面目且圖去後商量從此

絕筆蓋卽師辭世偈也師脫略一切獨與怒不可解投
灰之命亦惡其肢體向多痛苦仇視而棄之也遇弟子
一以呵罵從事非人不堪不得已去之他方往往爲上
座稱大師斧公其一也師歿十餘年有瞽僧親至燕子
磯募工升絕壁刻石溪禪師沈骨處數大字於上又爲
刻師禪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行於世瞽僧桐城方氏
子字子安能文旣瞽而出家蓋斧公之弟子也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一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二

墓誌銘

兵部職方司主事泰齋劉公墓誌銘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之變 烈皇帝身殉社稷在朝諸臣以死殉帝者若而人其有不卽死爲賊所得而備受刑楚卒以不屈者亦可數而計也初賊遁後有自都門毀形變服南還者人咸以不死譏之而官於南者論尤嚴未幾國運改革事已定其譏人不死力持嚴論者爭幡然彈冠以起而是不死者枯槁巖穴微辟屢加至死不出吾不知兩者之賢不肖相去何若也若吾鄉職

方劉公泰齋其至死不出之門矣公諱若宜字宜之
號泰齋皖潛山人移居郡城爲郡人祖某父尚志科
進士仕至方伯年八十餘有子十二人公同產者五長
若宰戊辰廷試第一人次若寅給事中餘謨父也次卽
公公弟曰某曰某皆楊太安人出公行八故里人稱爲
劉八老少穎異未冠應童子試七篇立就學使者大奇
之補府學弟子員癸酉舉於鄉甲戌會試以兄宮諭公
入闈引避丁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丁太安人艱服闋
調補兵部職方司時流寇猖獗躡六皖公上疏陳地方
疾苦哀痛迫切凡數千言不報甲申國變公逖跡皖花

菴薤染爲僧賊物色得之繫至營夾以白刃張刑索賄
會賊敗倉皇西奔遂得逸弘光改元馬士英爲政信奸
黨計凡自北來者皆借此以修舊怨欲加之罪公與士
英有舊獨欲官公公不可固辭以免改革後歸皖故與
公同譜者多列當道交相薦辟皆不就謝以詩曰山僧
久卸朝天路只整威儀拜法王自是閉門却掃絕跡不
入城市作不入城說託詞於老病貧不欲以高尚爲名
也所居村僻去城遠多盜不得已移近郭外鴨兒塘側
予嘗過之室如斗大客至促膝而坐僅一僮僮晝謀生
於市則自擎茶進客終歲不窺門門外委土成培塿高

數尺許送客出則相與攜手至其上以是爲登眺云
自爲靜室銘曰六尺地半間屋靜則有餘動則不足木
爲鋪蓆爲幕冬無甚寒夏無甚燠常冥心時閉目不出
戶庭直遊造物皆實錄也公力學窮理經史以外諸先
儒語錄手抄成帙以至卜筮三式之學無不精曉周易
莊子華嚴楞嚴金剛圓覺諸經皆有獨解每疑悟真篇
二字與其書不倫見陽明以悟真爲悞真乃豁然劉氏
雖世顯家故貧公田不及百畝每租吏到門呼暑如虎
所需索倍於編戶卽時輸應惟謹無敢抗抗曰吾分應爾
也鴨兒塘爲城西市盡處菜傭雜處公洽比其鄰無少

自異甲寅正月間滇南之變海內震動皖中大擾士民
爭避出城城外騷然公筮之得明夷初爻筮曰無能爲
也其占不宜動動必有災鄰人信之皆不動已果無事
遠去者皆中途被掠奪大困而還由是閭閻之間皆視
公爲安危公固通佛法好作善事諸方尊宿稱爲肉身
菩薩比之維摩詰龐居士初崇禎間赴補北上舟中遇
盜盜斧劈其額急走匿枕尾按之無傷痕亦不知痛盜
去囊篋一空獨遺小行笥封識如故啓視之內貯素所
誦金剛經一卷斧痕在焉人皆以爲經力神助而公精
誠之至亦可見矣公生於萬曆壬寅年某月日與方伯

同甲子家人呼爲小壬寅卒於康熙庚申歲三月享年七十有九不及方伯年者四歲元配王安人數生子不育遂無後以弟子餘慙嗣娶無錫成廣文梁女一女適本郡高氏遺命勿哭勿計勿作佛事有高僧爲誦法華金剛經數卷聊以免俗無高僧則已自卜兆域凡舍殮附身之具纖悉具備勅其家勿拘風水時日以本年八月初一日葬於饒山之陽未有誌銘予辱公心相知每思表章其苦節以重吾皖而其事狀未詳尚有待焉然每握筆爲他文輒隱然如有所負越八年乃得給事公所爲公狀雜以已平日與公所游處習知者因詮次其

大槩而爲之文存於集中不必納壙也予與公相識於崇禎壬申之冬六皖人士大結社時也自此出處旣殊蹤迹各異辛卯冬予自天南還寄公一書久不報怪之其兄子餘璜謂予曰吾見君手札矣從父什襲藏之自謂不能荅每君札至必手錄登諸冊而藏其篋他日又謂胡星卿老友曰吾鄉某人與文皆必傳也嗚呼此吾之所以謂公者而公轉以謂吾耶己酉予以冤訟久寓皖與公朝夕過從聚甚歡見予幼子器之欲字以女兩家內人皆以郡邑相去道遠爲辭事遂止然每見予子輒太息以爲恨是可感也當甲申國變時吾鄉士大夫

不屈於賊薙染南還者非公一人未及十年有死者有
髡者有不甘貧賤一旦出仕新朝以取富貴者士固各
有志也而公四十年如一日能甘人所不能甘此吾所
以獨重公也銘曰

皖山峨峨江水泯泯子然天柱一峰孤挺惟此哲人正
氣以乘甲申國變刃在其頸未獲死所終身匿影外柔
而溫內剛而冷四十餘年城市跡屏一室斗大如坐枯
井誰其往還方袍圓頂蒲團坐破自言有醒行年八十
得死爲幸坤道在貞用六利永蓋棺事定惟此堅忍孤
墳寂莫甌山之嶺其室則幽其節則炳念子丹衷千秋

耿耿

曾翁惔初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今年乙巳秋予重過永安蓋別二十年矣城市變遷故舊凋謝曩時游處之士獨曾子也愚存入其室蕭然見壁有遺像一老翁皓首踞榻坐有儒冠執卷軸者侍其傍予注眎久之因指儒冠者謂也愚曰非子也耶曰然踞榻坐者而翁耶予再視翁像目炯炯有光剛毅之色見於睂間予曰子之翁有氣槩人也也愚曰何以知之曰以像知之也愚曰公何以知像爲我翁也曰以像之酷肖子知之也愚因述翁生平氣槩及起家始末且曰

翁年八十三始歿歿之三年而母張孺人亡今將合葬
窀穸有期矣幸公之至止敝邑將丐公一言以爲泉壤
壽予曰諾予以狀來詰朝也愚偕其弟持狀來請予爲
誌之按狀翁諱某號某其先世本漳州龍岩人自宋太
平興國二年有九郎公遷居此土至五代祖復分其一
支於浮流浮流故鎮名景泰間建邑築城改爲永安於
是曾爲永安城人而族始大書香繼武則有舉於鄉者
一人貢於學者若而人其博士弟子員斌斌代不乏也
至翁父某公以齒德賓於邑有六子翁居四伯兄用掾
史起家亭長餘兄弟皆碌碌坐食產日挫翁少有大志

慨然曰曾氏其式微乎因挾筴走四方經營足跡徧吳楚江右間或歷年始歸內則張孺人紡織佐之家稍稍起一歲歸至貢川心勤秉夜亟返則鄉飲公以是日歿翁入門號擗幾絕治喪盡禮事畢則益遠出備歷辛苦乃厚獲而歸因家居養母不復出與張孺人織紵經理家以益裕未幾母歿喪葬視昔有加皆翁獨任之未嘗以累及昆弟也每歲時伏臘祭必虔逢親忌日至老猶孺子泣云嘗爲建左衛令史滿歲例入都考當得官而翁夷然不屑知兩孺子可教也恐一旦遠離卽業荒遂絕意進取營書室於南郊延明師課讀甚嚴已則督值

奴墜園樹藝時屬耳書室聽讀書爲樂二子皆成名士
翁性亢俠見人有不平輒義形於色有鄧氏甥因貧乏
鬻其女於遠人翁聞之遠買舟追回不可則鳴諸官卒
捐貲贖歸爲擇配至今鄧氏甥能言之老年矍鑠益好
學抄書自娛倦則閉戶却掃與親舊道故歡然然遇子
姓及諸後輩有過失輒正色責之無少回互諸後輩望
翁來預引避之畏其嚴直也吾謂翁有氣槩其像剛毅
之色見於眉間信不誤矣翁四子伯仲早逝曰省府增
生卽也愚也娶陳氏曰鸛府廩生娶前千戶崔某女孫
男三曰起儒曰起震省出曰凱鸛出孫女二俱省出翁

生於萬曆己卯年三月二十日卒於清順治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有三張孺人生於萬曆庚寅年六月二十二日卒於清康熙甲辰年四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四今卜吉合葬於二十九都黃坑寨尾屬予有通家之誼因次其狀誌之而爲之銘銘曰

吾觀永安之山皆不壤而石其嶧巒拔起岩洞自開故鍾其靈者曾不階尺寸而能卓然以自立翁無聞於朝而世咸仰其家聲不見用於時而子孫服其教澤古之所謂長者今之所爲豪傑與孺人合窆於此土是爲千秋賓敬之宅

故山海衛叅軍陳公南山元配李夫人合葬墓

誌銘

壬子冬予客都門於貴池陳比部寓中接其族子中美
與談佳士也次日過余蕭寺益深談意氣慷慨是時中
美爲三河令幕中客令掛吏議且去中美逢人述三河
困弊不可爲狀稱令寃雖無救於令而其爲朋友急難
誼甚篤也予旣南還中美復以能習吏事從人東西宦
遊久不相聞壬戌冬村人自樅陽來云有貴池陳君子
上問予居止且來予心訝之忽念曰其中美乎越數日
中美果來出其尊公及孺人狀以請曰先君子以改革

時死於亂二十餘年矣未葬吾家徵君新建士業公曾
爲之誌銘不孝飢驅四方久不歸去年郡伯喻公下令
有喪者畢葬家人倉卒葬於祖塋側不及待某歸成禮
以爲恨今先母已歿擬改扞合葬欲得先生一言藏諸
幽室庶以不朽予既知中美又異其不乞銘於今之有
赫赫位望者而以草野遺老一言爲足重也其敢以不
敏辭按狀公諱能字行可別號南山世居池州貴池小
剡鄉宋紹興間有承事郎嘉言公數傳至雷順公登元
至正年進士歷官漕運副使明洪武初有諱尚賢者爲
福建邵武郡丞具載府乘中陳氏聚族而居且七百年

蓋宋元明三代之舊家也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公
幼有大志沉毅簡默不屑屑家人生產及長喜交游慷慨
好施爲諸生非其志也好讀孫吳書習騎射東事警
慨然投筆詣闕上書願得一職自效授山海衛經歷會
皮島失陷鐵騎長驅中外異議公知事不可爲遂乞養
以歸崇禎末年流寇盤踞六皖去公鄉僅隔一江風鶴
時驚土賊竊發於是一方恃公爲保障未幾有甲申之
變以致改革公遂絕意世事戊子春亂益甚初皆假建
義爲名久之剽掠焚殺益賊也四鄉奔竄以空獨公所
居村素稱完聚賊覬覦已久公堅壁不動自以素習兵

事鼠輩起草間烏合不足敵也預勅其子扶孺人遠避已獨居守賊至與戰死焉賊之來鄰有爲之主者早將郡邑城門晝閉公子璞號跪控官求討賊不能問也嗚呼公生平志在爲國家靖亂遭時不偶一無所效而漫死於賊其命也夫公配孺人李氏爲貴池著姓旣歸公事孀姑婉婉將順以孝婦稱公家固素封孺人顧自甘淡泊有贏餘輒以濟其鄰里嫺黨公旣好任俠又以薄宦費不貲產漸落而好客如故客到則中饋悉所有出饌客未嘗少倦公不問也公沒孺人誠其子曰汝父喜功名好談兵卒以兵死今獨存汝吾不願子求榮以增

吾愛但讀先世遺書居鄉里以終吾餘年斯爲孝矣璞
初名萬邦字綏之至是改今名承母志示欲藏也孺人
雖不知書凡前言往行列女懿事幼時得之庭訓者瑩
瑩誦述無所遺忘喜爲諸女談說不倦又工刺繡描畫
里中女奉爲師其歿也皆哭之甚哀孺人之歿距翁死
二十年璞又以遠遊未獲親藥餌視含殮言及二親輒
號泣有終天之痛焉翁生於萬曆己丑月日卒於順治
戊子月日享年五十有九孺人生於萬曆年月日卒於
康熙年月日享年七十有幾以某年月合葬於某鄉山
子二長曰璞國學生卽中美也次碧玉早夭女一適唐

氏早寡孫四人曰元德元和元善元麟麟國學生孫女
一適檀氏觀公生平志氣古所謂豪傑之士也旣以武
畧自喜遂輕用其死吾獨惜翁此死不於受命巖關之
前而死於鄉里亂民之手也悲夫銘曰

文事武備古人所兼惟公希古厥軀而礪奇才偉抱未
展尺寸死非其所志士遺恨爰有哲配居然女師誠子
以逖保世無危乾剛坤柔斯爲合德泉壤同歸千秋此
宅

楊翁案山墓誌銘

予少時則知吾鄉有江右寓公楊案山翁者以刀圭活

人不重取利一鄉皆稱仁人焉喪亂以後始過其廬蓋古有道君子也翁亦以予爲遺民與訂交已而有姻戚之好迄今且二十七年翁之歿久矣今年冬翁子森以狀來謂窀穸有期乞予一言納諸幽室且曰是先志也誼不敢辭翁姓楊氏諱某字春圃案山其別號也先世華陰人五代時有名雄者仕南唐樂平令除南昌長史卒葬進賢縣二子或遷吉水或遷臨川明正德八年割臨川之東鄉爲東鄉縣於是爲東鄉人曾祖玄慶諱文岳祖某諱思本父紹峰家世耕讀紹峰習岐黃家言以其術遊於江南之宣城建平間歲一歸翁時年十三請

從行至宣城蔣顧村會疫大作傳染死亡略盡比戶呻吟或墮牀下緣門壁求水漿無應者紹峰煮巨釜藥按辰相方令其徒提大桶分道徧給翁亦隨往各伙燒香酒一卮銜諱一辦病者得藥皆霍然起由是村人感紹峰德留止其村不聽去紹峰篤行好義嘗以歲暮回迂道三十里過一村舍出裝篋中物授其家人則屍囊也蓋亦死於疫者樁不能返爲火而裂帛裹之瀕行潛入裝中不令同行覺併不令翁覺翁比覺毛髮盡豎自是益重義矣其後紹峰亦遂客死村中翁侍疾七十餘日衣不解帶知不起密備棺衾疾大革握翁手曰汝幼後

事無備奈何翁泣對曰備矣曰木堅能歸故鄉乎對曰
堅因曰吾以不忍人之心親火同鄉人客死遺棺七裹
其骨歸其狀大不堪汝能歸吾榧甚善不則就此村葬
之吾有德此村不忠不保吾一坏也言訖而卒當疾革
時翁晝夜抱持不離含殮之具乃能料理悉當不令親
知孝子哉髮始鬢鬢然垂及肩也使紹峰出不以翁隨
一旦罹此誰恃哉天之報施善人此旣一端矣於翁初
自請從時天固已啓之矣紹峯歿村人奔赴號泣同鄉
游藝此村者畢至盡哀因殯諸蔣氏先塋之側明年謀
移榧歸殯處距水口二百餘里村人義不受直更番牽

挽兼程而至易船入江始返既抵里門去家六十里早
輒岸上同舟人散歸家人得訊未卽至翁獨念棺置沙
上前軒後輕輕處疑下濕棺大翁力弱獨舉之起用
木枹楷挂之已藉牛衣枕宿其側霜凝冰斷不顧也其
夜家人至引輒回值次日臘庚申族人素德紹峰又哀
翁孝許令附葬祖塋旁翁固素知其處搏顙謝卽從事
焉一人色動翁覺之乘夜先往腰鎌荷鋤舉炬斬荆棘
破土爲兆棺甫下色動者亦移其妻喪以至大驚遂別
厝山隅反爲翁喪事焉次年母吳孺人歿毀瘠如父喪
益鬻產殯葬如禮事畢乃以所有田廬筦鑰悉委其同

祖弟經紀而已復東下尋紹峰公舊遊焉所爲同祖弟者蓋與乘夜開山佐翁葬其親者也於是復至宣城師事其父執朱養元朱術高不爲人所識翁從之學盡得其傳名日起朱先生亦自以爲不如也天啓四年翁渡江而北止於桐之東鄉周家潭期月間所試輒效貧者不取其資人益德之聲名大噪要周孺人生二子一女遂卜居焉已流寇大起四鄉蹂躪翁挈家避之洲渚間寇去返故居所有蕩然無遺矣而其道益行求藥者益衆翁所取益廉曰亂世不宜獨豐也翁雖揮霍自喜而所以訓子弟者唯儉與勤人謂翁家儉於用不儉於體

損於已不損於客蓋家法也初紹峰娶王孺人本吳氏側室十年不孕歸於楊七月而生子卽翁伯兄也吳冒爲已子欲乞還紹峰不可請刺血孺人知非吳子也毅然曰血不足驗且予之吾矢諸天倘再孕而七月生兒仍還楊吳許之因與定約果又七月生翁吳亦如約以還其子久之復生季三人者聲音笑貌無一不似非久處不能辨也當翁避賊洲渚間伯與季東來蹤跡之不知所在過市酒樓上有人聞其聲以爲翁也趨下呼之不相識已問知爲其同產也因指之處乃聚首焉蓋其兄弟酷似如此翁志不忘故鄉厚資其兄以歸以季自

隨已間道返里與兄商所以移家之策兄曰海內鼎沸能保故鄉安土乎歸而相聚爲伴不如散處各方猶遺種耳歸計遂阻其後江右兵亂悉如兄言甲申國變乙酉留都陷薙髮令下子森甫髻亟爲製巾服集賓客行冠禮曰此本朝二百七十九年之法服吾累世祖宗之所遵守不可不令孺子見今而後聽之矣森翁長子也有才譽以筆墨遊諸侯間次子磊亦雋敏世其業皆稱名士焉翁頗好讀書博覽載籍皆通大意亦善行楷鼓琴與人處雖親熱必敬禮未嘗有倦容篤宗族重墳墓初去其鄉時所委同祖弟田產垂三十年不問用報喪

德丁酉歸省先塋兄歿矣再弛田租十四年屬之命主
祀事庚子秋周孺人卒翁得足疾恐違不起自撰祖考
墓碑式郵資屬族人如式勒石自是見此鄉人歲時
上塚輒閉門掩泣以爲終天痛云翁生於某年卒於某
年享年六十有八娶周氏先翁歿子二曰森娶銅陵李
氏曰磊娶進賢吳氏女一孫男八孫女四一適桐城錢
展爲予次孫森所出也今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廬江
之石峽馬鞍山初森與磊自以流寓不定居將視兩親
塋壠所在然後卜宅而形家謂宜分葬卜諸神宜分翁
先焉於是獨先葬翁銘曰

士之百行以孝爲先惟公至性匪人而天不惟其性而
惟其能暋勉無憾乃於弱齡厥德以崇厥業以廣惇彼
同氣施及宗黨迺篤於義迺依於仁非以爲善迺率其
真鬱鬱佳城體臯斯存子孫定居奕世惟蕃嗚呼是爲
江右之志士江北之始祖而前代之遺民

童翁郭石墓誌銘

翁諱心鑑字明卿別號郭石其先世狄人元末遷居桐
城之樅陽鎮遂爲樅陽人六世祖鑣爲金陵倪大宗伯
壻曾祖淪祖及父一旭皆篤行稱長者翁生有至性雖
居閭閻間無苟得無妄語造次言動必以禮法自持童

氏故素封至翁父復初公家中落七徙宅七燬於火翁
乃棄儒挾策貿遷稍以自振母袁孺人歿公未有室復
初公繼母方孺人病痺委頓床蓐間凡飲食起臥轉側
浚便皆需翁爲之將奉抱持不能時刻以去左右蓋十
二年未嘗一日懈也復初公歿翁事繼母向孺人是時
翁家稍裕凡甘旨服御昔所未獲奉於生母者皆竭力
以致諸向向有二兒金氏子也隨向育於童一天歿一
旣長翁爲婚娶生子推已宅居之置僕婢器用悉具已
乃別置一廬雖古稱友愛於同產者何以過焉未幾有
訟金氏子於官者將受責翁恐傷母心請以身代竟代

賁而出通市駭歎向孺人泣曰嗟乎以予子之故累汝至此孺人病且死執翁手祝曰汝孝友至矣子孫必昌今惟有一子我死當力懇冥司更乞一子以大汝後預名福壽用報汝德已果再產一男卽今之次君基是也嗚呼古人以孫養祖母者稱李令伯令伯固少孤耳若翁則親在而代親養者也旣以其身爲一家衣食所仰賴而復躬僕婢之役爲大母十二年所頃刻不可離之人誠之至者力亦給焉然後知事親無不得竭之力也祥覽之事千載後爲美談然覽實有德於祥而母氏以格且覽固祥弟也卽使覽不德祥祥之爲德於覽也固

當翁於金氏子非爲已也弟直爲向也子而爲德已甚則翁之所爲殆有過於祥者矣翁孝友天性與人忠厚謙和凡鄰里有緩急相告者無不應或負之亦置不問外家袁氏零丁僅存表姪一人貧不能娶翁以養女妻之資奩一如已女袁卒無子每言之輒慟流冠躡屣陽諸戚友被掠遁還家蕩然皆依翁翁皆爲衣食之資之貿易既有餘積乃辭去而尤重根本凡修宗譜置祭田買地建祠皆翁調資爲之首倡有還初公者翁從父行也先君子嘗爲之傳稱還初居水南老而連喪二子及孫有一弟亦歿遂斬然其從子明卿從水南迎歸於市

奉養不啻所生公旣安明卿家徧召宗戚以謂明卿曰
吾舍此子無歸矣吾舊有水南田數畝惟子其有之明
卿謝曰伯父無依應歸養於某饘粥保自給也以迎養
而得田其有市心乎必不可公曰夫親親遞相及也今
自吾祖以來惟有吾子卽子不吾養吾旣老產子產也
子何讓爲且吾旣得養於子又安用產豈有予歸子而
產他適者乎明卿辭不獲乃請公之族置祭產焉所謂
明卿者卽翁也先是翁家有童定夫先生以布衣崛起
講學樅川四方景附諸弟子醵金爲建輔仁會館先生
歿十數年至天啓癸亥先君子始繼其席語翁曰此一

大事非子左右不可翁毅然身任之倡率同志一遵昔
規以每月十三日會於館所則翁贊襄之力居多而翁
亦往往能以所聞者施之於行事焉惟時有孫磐石者
赤貧每聽講歸炷香靜悟亦若有省先君子謂人曰輔
仁一會得兩學者蓋指翁與孫君也翁爲人健瘦精神
在傳伍中常高出人一頭輒俛焉自下道氣穆然好親
賢禮士至老無倦容有兩子爲延名師擇交游卒皆有
聞於世而翁所諄諄庭訓唯勿墜定夫先生理學遺緒
而已會館歲久將圯又門燬於火翁拮据爲重新之館
傍舊有小樓先生坐臥處所謂芝蘭之室也更加葺理

供先生主朝夕奉祀又爲先生樹碑其墓順治二年縣舉鄉飲賓不赴曰吾不堪也年七十餘猶自荒家政予嘗勸其委諸二子不能然每見予至輒喜遠舍其事促膝就予談間述所聞諸先君子者以質予予爲反復剖論則喜甚至不忍別也翁生於萬曆壬午年十一月日卒於順治丙申八月日享年七十有五初娶朱氏再娶陶氏繼娶陸氏子二曰年縣庠生娶施氏曰基娶樊氏女二一適錢廉縣廩生予兄子也一適陳氏孫四曰孝行曰孝昭皆年出曰蔚縣庠生曰芾皆基出曾孫六人將以年 月葬翁於某山其子年乞一言以爲

之銘予不敢辭銘曰

童有定夫講學津市直指本心不立文字翁長闢闢率
性而誠本其家學見諸躬行其行唯何孝弟忠信大節
所存仁至義盡世風日下有偽無真作翁銘章以告後
人

田間文集卷第二十二